



The Rise
and Fall
of Bernie
Madoff

天上掉馅饼

每一个圈子里的人，
都有可能陷入圈套。

Too Good to Be True

华尔街金融巨骗

ERIN ARVEDLUND
[美] 埃琳·阿维德兰 著

法律出版社

麦道夫浮沉录

Too Good to Be True

The Rise and Fall
of Bernie Madoff

天上掉馅饼

华尔街金融巨骗 麦道夫浮沉录

ERIN ARVEDLUND

[美] 埃琳·阿维德兰 著

刘海青 译
吴春玲 校

法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上掉馅饼:华尔街金融巨骗麦道夫浮沉录 / (美)
阿维德兰(Arvedlund, E.)著;刘海青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10. 1

书名原文: Too Good to Be True: The Rise and
Fall of Bernie Madoff

ISBN 978 - 7 - 5118 - 0255 - 2

I. ①天… II. ①阿…②刘… III. ①金融—诈骗—
案例—美国 IV. ①D97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39336号

天上掉馅饼:华尔街金融巨骗麦道夫浮沉录

[美]埃琳·阿维德兰 / 著

刘海青 / 译

吴春玲 / 校

编辑统筹 大众出版分社

策划编辑 赵利铭 柯恒

责任编辑 涂俊杰

装帧设计 乔智炜

©法律出版社·中国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印制 沙磊

开本 787×960毫米 1/16

印张 16

字数 282千

版本 2010年2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法律出版社(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网址 / www.lawpress.com.cn

电子邮件 / info@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 / 010 - 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 / 010 - 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100073 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7号)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北京分公司 / 010 - 62534456

上海公司 / 021 - 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 / 0755 - 83072995

西安分公司 / 029 - 85388843

重庆公司 / 023 - 65382816/2908

第一法律书店 / 010 - 63939781/9782

书号: ISBN 978 - 7 - 5118 - 0255 - 2

定价: 39.80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经济史是一部基于假象和谎言的连续剧，它的演绎从不基于真实的剧本，但它铺平了累积巨额财富的道路。其做法就是认清假象，投入其中，在假象被公众认识之前退出游戏。

——乔治·索罗斯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成长传奇	9
	出生于纽约皇后区的犹太穷小子,1960年开始了他的美国梦	
第二章	华尔街股票经纪大师	25
	纳斯达克市场的繁荣,麦道夫功不可没	
第三章	庞氏骗局的开始	39
	开始时,麦道夫“秘密业务”的客户主要是家人和朋友	
第四章	贪婪的拥护者	69
	麦道夫的融资触角似乎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第五章	圈子效应	91
	似乎每个和麦道夫合作的人都变成了大富翁	
第六章	“融资”操作者	113
	是他们成就了麦道夫的融资阴谋	
第七章	“阴暗”的投资工具	133
	金融危机下的美国对冲基金	
第八章	圈套真相	149
	麦道夫骗局的运作方式	
第九章	通天陷阱	171
	最早证实麦道夫基金陷阱的人	
第十章	受害者	195
	看看麦道夫投资者(受害者)的部分名单吧	
第十一章	致命的信任	213
	与金钱一起失去的最关键因素	
第十二章	神话破灭	231
	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真相可能永远不会大白天下	
后记		241

引 言

2009年3月12日上午,伯纳德·劳伦斯·麦道夫(Bernard Lawrence Madoff)站在纽约曼哈顿市中心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联邦法院大楼第24层24-B审判室中。大楼外面春寒料峭,寒风刺骨,但是大楼里面空气沉闷燥热,而且充满了紧张意味。现年70岁的麦道夫坐在木质隔离栏的后面,外面就是公众旁听席。他没有看任何人,只是直视前方,审判室里的人和其他观看闭路电视的人则观察着他的一举一动。像往常一样,麦道夫仍然衣冠考究,穿着他招牌式的烟灰色定制西装,佩戴着浅灰色丝绸领带。在他两边是四位律师,一边两个。常年担任他的律师的艾拉·索尔金紧挨着坐在他的右边,另外一名律师丹尼尔·霍维茨坐在他的左边。在麦道夫和他的律师前面是另外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几位联邦检察官坐在桌旁,但是麦道夫看不到他们的脸,只能看到后脑勺。

仅在几个月前,麦道夫还受华尔街金融人士、他的富人朋友、慈善界人士、成千上万投资者和崇拜者的敬仰。但是今天,只有在法官允许的情况下他才可以说话。今天上午10点整,麦道夫遭到11项罪名起诉,有可能被判150年徒刑。

麦道夫将手放在自己前面的桌子上,偶尔端起玻璃杯,喝上几口水。当地方法院法官丹尼斯·秦走进来时,所有人起立,包括麦道夫、律师团、几十位记者和一位法庭素描画家。此外,还有一群愤怒的麦道夫原来的投资者,他们自称是麦道夫的“牺牲品”和“受害者”,今天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亲眼目睹这个曾经让他们吃尽苦头的坏蛋的可耻下场。

秦法官面无表情地抬头看了看,然后用略带温和的口吻对麦道夫说:“你是否愿意对所有的11项指控认罪?”

麦道夫点了点他那长满卷曲银发的头表示认罪,在秦法官提问的过程中,他自始至终镇静地听着并回答问题。秦法官又明确地说道:“你是否知道,你这样做意味着放弃了接受审判的权利?如果接受审判,你可以会见证人,倾听他们的陈述,为自己举证。”法官还陈述了另外一些类似的说明。秦法官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确定这是麦道夫的自愿选择:接受犯罪指控,不配合政府的进一步调查,也不告发涉案金额高达650亿美元庞氏诈骗案中的其他犯罪嫌疑人。该案是迄

今为止美国最大的一起金融诈骗案。不，麦道夫不希望接受公开审判；他也不想揭发其他任何人。鉴于对他繁多而严重的指控，他这样做似乎顽固得让人不解。

对于每一个问题，麦道夫都回答说：“是的，是这样的。”麦道夫放弃了努力，将自己的命运完全交给了法庭的审判程序。他打算认罪，并一个人承担所有指控，包括证券欺诈、邮件欺诈、电话欺诈、洗黑钱、虚假声明和作伪证等。

这正是他希望得到的。

麦道夫蓝色的眼睛显得茫然无神，表情萎靡不振。2008年12月11日，他认罪被捕。但是，在取保候审期间，他还到处大摇大摆地闲逛，脸上总是挂着无辜的傻笑，让人看了不由得怒火中烧。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大概是让人放心，不再猜疑他的一种手段吧？现在，3个月以后，这种傻笑已经完全消失，剩下的只是神经质地扭搓着自己的双手罢了。他前面的一位检察官，联邦律师莱弗·达辛起立，代表法庭宣判。达辛说：“这些指控指出了麦道夫先生在过去二十多年所犯的大量罪行。虽然指控的罪行并不新奇，但是麦道夫先生实施的诈骗案是史无前例的”。然后，本案主检察官，联邦助理律师马克·里特起立向法官通报，按照联邦审判原则，麦道夫将面对最高150年的监禁。

最后，轮到麦道夫陈述了。房间顿时沉静下来。

“麦道夫先生，请告诉我你都做了什么。”秦法官说。

麦道夫准备了一份陈述书，有好几页，已经用订书钉订好，他大声念了起来。他接受了所有指控，不准备与检察官配合，不准备帮助他们进一步追查，不准备得到宽恕或者较轻判决。他不会揭发自己的家人或其他任何协助者。这个诈骗案实在太大了，涉及四千多投资者，甚至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犹太大屠杀幸存者伊利·威塞尔的慈善基金会也蒙受了数百万美元的损失，因此威塞尔非常气愤，在公开场合称麦道夫是“小偷、恶棍”。麦道夫想让每个人都认为所有罪行都是他犯的，而且完全是他一个人的行为，虽然调查人员怀疑他的妻子、儿子、兄弟及其他亲属和高级助手也参与了。

麦道夫的嗓音充满了一种奇怪的意味，既有高贵的女王式的纽约(Noo Yawk)口音，又有柔和而强烈的单音调：“尊敬的法官，在2008年12月11日我被逮捕前的很多年，我推行了一个庞氏投资计划……事实上，我很感激法官给我这次机会，让我第一次面对公众陈述我的罪行。对于所犯下的罪行我深表歉意和羞愧……我非常痛心地意识到，我深深地伤害了很多很多人。”

“刚刚开始实施庞氏计划时，我认为很快就会结束，我和我的客户就会安全地从中解脱出来。今天，在这里，我接受指控，承担自己应有的惩罚。在这个认罪声明中，我希望向公众解释我是如何实施并掩盖自己的欺诈行为的……我很清楚，这一天早晚会到来。我从来没有将客户投入的资金再次投资，只是把钱存

入了大通银行。”

麦道夫的陈述只持续了大约 10 分钟，在阅读期间，他没有抬头，也没有看旁听席上密密麻麻的观众。当读完以后，他坐了下来，顿时审讯室里响起了一阵窃窃私语。其实，麦道夫根本没有详细解释自己的犯罪经历，也没有映射任何人。他只是表明了认罪，没有再做任何进一步地解释。

气氛进一步升级，接下来由 3 位受害者做简短陈述。第一位证人是乔治·尼伦贝格，他走到证人席，怒视着麦道夫。

尼伦贝格厉声说：“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转过身来，看看你的那些受害者！”

然后，麦道夫转头看了看，但是秦法官提醒尼伦贝格专心陈述。对于麦道夫的滔天罪行，法官难道还能找到什么理由可以接受他的悔罪表现，而不把他投入大牢吗？

尼伦贝格是一位电影制作人，他的家庭已经完全破产，他质问政府为什么不进行同谋调查。他认为，在麦道夫长达几十年的欺诈活动中肯定有人协助，这些人也应该是犯罪的。尼伦贝格说：“他不一个人完成这一切的。我的意思并不是建议你们拒绝他的抗辩，我只是认为还应该考虑另外一种罪行。”麦道夫说诈骗案是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的，但是检察官们怀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指出诈骗案开始的时间应该早得多。

第二个在法庭上发言的证人是罗尼·休·安布罗西诺。他说，如果不强迫麦道夫提供更多信息，他的罪行可能永远不会大白于天下。麦道夫的两个儿子，马克和安德鲁，还有他的弟弟皮特都在同一个公司工作，但他们在庞氏诈骗案中却没有遭到任何指控。

安布罗西诺说：“法官大人，我认为今天你们有机会弄清楚钱到底去了哪里，还有哪些人参与了犯罪。我反对在没有澄清上述两个事实的前提下，就草率地接受他的抗辩。”

在 3 位受害者都发表了陈述之后，秦法官点了点头，感谢他们的发言。然后，他命令法警将伯纳德·麦道夫押回监狱。麦道夫将在 3 个月后，即 2009 年 6 月得到判决。

顿时，审判室中响起了一阵掌声。这个小偷再也不能回到自己位于曼哈顿上东区数百万美元的豪华顶层公寓，而且在此之前他已经在那里被软禁了 3 个月。

法院外面，在珍珠街和海斯主教广场十字路口附近的珍珠街 500 号，曾经投资麦道夫项目的群众感到非常不满。不过，当秦法官命令将麦道夫押送监狱，人

们看到麦道夫带着手铐走过,不免心中生出一丝慰藉,这是麦道夫向 FBI 认罪后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

23 岁的布莱恩·费尔森来自明尼苏达州,他的爷爷曾经在 20 世纪 80 年代购买过麦道夫的股票,他说:“麦道夫没有讲真话。这是法庭的耻辱。我爷爷没能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一幕,应该说是一件好事。他一生辛辛苦苦积攒的财富全部付之东流了。如果他要看到这一幕,肯定气疯了。”费尔森一家是通过麦道夫在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资金经理迈克尔·恩格勒的介绍购买麦道夫股票的,恩格勒是当地犹太人社区的栋梁,事实上他也被麦道夫欺骗了。费尔森说:“亲眼看到麦道夫……揭开了我们的旧伤疤。”

但是,其他人并不关心麦道夫是否认罪并且有可能被判终生监禁,他们认为即使终生监禁也弥补不了自己所受的伤害。在路边的一群记者和麦道夫的受害者当中,来自洛杉矶的艾德里安·比翁多大声说道:“我想问问伯尼,我们的钱都到哪去了?”

是的,钱都到哪里去了?这是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投资者在诈骗案被披露后一直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伦敦吗?在那里,麦道夫的两个长期基金筹集人成立了一个新公司。是在瑞士吗?在那里麦道夫曾经成功地说服了几家银行,如萨夫拉银行和埃德加·德·皮乔托的私人联合银行(UBP)与他合作。还是在亚洲?在诈骗案即将败露之前,麦道夫曾经跑到那里拼命筹集资金。

就在 3 个月前,在华尔街错综复杂的金融圈以外,伯纳德·劳伦斯·麦道夫还是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人物。但是,现在麦道夫几乎家喻户晓,人们甚至常常用他的名字来比喻“遭受盗窃”,例如,“我被麦道夫了”。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已经超过了安然公司、世界电信,甚至超过了查尔斯·庞兹本人,虽然我们常常用庞兹的名字代表此类诈骗案,但是麦道夫将它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麦道夫案涉及范围极广,跨越了全球,资金高达几百亿美元,而且这些资金似乎在一夜之间莫名其妙地蒸发了。

几十年以来,在华尔街金融圈,在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金融机构的政府部门内部,麦道夫一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人物。在那些熟知他的人看来,他和弟弟皮特在 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由于推行当时革命性的电子交易业务而名声大噪。使用他们的操作系统可以在几秒钟之内完成股票买卖,而不是常见的数小时甚至数天时间,从而极大地改善了纳斯达克死气沉沉的交易状况。现在,纳斯达克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股票交易场所之一。除了少数几个最亲密的朋友之外,麦道夫在华尔街的同行几乎没有人曾经怀疑过他同时正在实施一项史无前例的欺诈阴谋。

麦道夫在华盛顿,特别是在国会中也颇有名气,他对共和党和民主党的选举

活动都进行了慷慨的捐助,并积极倡导股票市场的重组改革。在华尔街的金融监管者看来,麦道夫是一位市场结构和交易领域的专家,他在多个委员会中担任要职,并为证券交易委员会做义务顾问。在棕榈滩和洛杉矶的海滩俱乐部,在瑞士的滑雪旅游胜地,在伦敦的贵族宴会中,鼎鼎大名的麦道夫一直是人们追逐的对象,但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却没有几个。他的投资者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伯尼”,他可以代你管理资产,保证每年为你带来 10% 到 12% 甚至更高的回报,但前提是你不要对自己的投资提任何问题。

但是,直到 2008 年 12 月被捕,在金融界以外麦道夫的名字几乎无人知晓。在他承认从事涉及 650 亿美元,有可能延续了数十年的庞大诈骗计划后,美国的普通大众才开始对他注意起来。

似乎在一夜之间,美国人民才知道,伯纳德·麦道夫是一个生活奢华的大骗子,他过这种生活不是几个月或者几年,而有可能在成年人生中一直如此,不过他花的钱并不是自己的,而是广大投资者的。不久,人们便发现,那些消失不见的资金大部分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剩下的只是写在纸上的数字。麦道夫告诉投资者,那些纸面上的数字是自己为他们赚取的利润,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拿投资者的钱进行投资,而是自己挥霍了。损失的具体资金数目可能永远都是一个谜。我们知道的只是:几十年以来,麦道夫永远面带微笑地看着投资者的眼睛,和他们亲密握手,从来没有表现出他在榨取他们的血汗钱,更不用说有一丝懊悔了。他甚至欺骗了自己最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以及数以百计的大学捐赠基金、慈善机构、养老基金;在一个合法的华尔街投资公司的掩盖下,以高回报作为幌子,他盗窃了无数人辛辛苦苦挣来的积蓄,毁了他们的幸福生活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在他被捕以后,他的投资者能够追回的资金十分有限,因为那时他们的资金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就是传销式投资的本质使然。

麦道夫处心积虑地将非法投资计划持续了很多年,其胆大妄为令人惊讶,但是道理却很简单:就是用晚期投资者的资金来支付早期投资者的回报。这种骗术因查尔斯·庞兹在 20 世纪初所实施的欺诈行为而闻名于世。虽然麦道夫并不是这种骗术的始作俑者,但是他的欺诈行为跨越了数十年,所涉及的资金高达数百亿美元,从这方面来看可以说是前无古人。麦道夫案的影响是全球性的,当他的犯罪行为被揭露以后,全世界的投资者都想知道,在异常现象和警告信号频出的情况下,麦道夫如何避开监管部门的注意,实施如此庞大的诈骗计划。

这是让麦道夫案受害者备感愤怒的众多因素之一。像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和金融业监管局 (FINRA) 等负责监管金融机构的监管部门对于由一个人实施的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庞氏诈骗案竟然没有丝毫警惕,岂不是咄咄怪事? SEC 说,没有发现麦道夫的公司经营过程中存在什么非法行为,但是承认出现

了很多异常的警示性信号。

2001年春天,在《巴伦周刊》工作时,我第一次听说了伯纳德·麦道夫这个人。我的几个朋友向我提起了他的名字,告诉我麦道夫是对冲基金领域的风云人物,无论市场多么动荡,他总能给投资者带来15%的回报。和对冲基金领域的传奇人物乔治·索罗斯和朱利安·罗伯逊一样,据说麦道夫掌管的对冲基金高达60亿美元,但是与索罗斯或者罗伯逊不同的是,麦道夫的业绩数据似乎从来没有出现在任何常见的数据库或杂志上。奇怪的是,麦道夫告诉投资者不要告诉任何人他在替他们管理资金;而且投资者对他也非常忠诚,并多年来心甘情愿地让他把持着自己的资金。但是,我所遇到的另外一些人则对麦道夫心存疑虑,认为他的投资策略有问题,即使和他同属一个“投资”领域的专家也不能获得像他那样骄人的业绩。因为无缘与他进行面对面的采访,于是我便再次给他的办公室打电话,陈述人们的疑虑。令我感到意外的是,他竟然和我进行了联系。通过时断时续的越洋电话,麦道夫告诉我他正在瑞士。我问他是如何获得罕见的投资业绩的。他说:“对此,我不能详谈,因为这是一种具有专利性质的投资策略。”对于那些试图逆推他的秘密投资公式并提出质疑的人,麦道夫表现得不屑一顾:“关键是他们自己经营不善,所以就怀疑我的投资有什么问题。如果的确如此,我的投资数据就不会那么不同凡响了。”这番话听上去十分泰然自若,语气和蔼,但还是没有告诉我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当年5月,我撰写的关于麦道夫的文章在《巴伦周刊》上刊出。文章很快在华尔街金融圈引起轰动,很多人开始思考:麦道夫怎么可能利用一种其他专业投资者不能复制的投资策略,获得如此骄人的回报呢。不幸的是,虽然我的文章掀起了些许波澜,但无论是SEC、麦道夫的投资者还是其他与之有关的人士都对我的警告置若罔闻。相反,麦道夫遍布全球的客户仍然有增无减。

对于麦道夫的投资策略表示质疑,我并非是独此一家。在我的文章刊出一周前,对冲基金行业杂志 *MAR Hedge* 记者迈克尔·奥克兰就曾发表了一篇类似的文章,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是,他的文章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发表之后马上引起了小小的振动,不过那些本该有所动作的人却反应十分冷淡。一位名叫哈里·马克波罗斯的金融分析师曾经在1999年加入了麦道夫的公司,对于麦道夫自称的所谓“价差执行转换套利策略”十分清楚,马克波罗斯意识到麦道夫在实施欺诈,于是决心揭露他的卑鄙行为。但是,尽管马克波罗斯进行了多年艰苦的努力,包括在多种场合警告SEC注意麦道夫的欺诈行为,不幸的是麦道夫仍然自在逍遥,监管部门根本没有给予重视。

麦道夫的犯罪经历并不仅仅是一个金融天才与罪犯的简单结合,这一案件

十分复杂,不断变化和发展,在庞氏计划方面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那么,麦道夫到底是如何欺骗那么多客户的呢?人性和投资者乐于自欺欺人的心理起了哪些作用?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个诈骗案是麦道夫及其同事、家人、朋友和投资者在不知不觉中促成的一场庞大的共同诈骗行为。这种共同犯罪行为进一步强化了麦道夫的投资神话。麦道夫向投资者描绘的美好蓝图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另外参与这一项目的人竟然都鬼使神差地相信了他不可能的承诺。所以说,麦道夫是一个了不起的魔术大师。

现在看来,麦道夫案件存在着很多令人痛心疾首的教训。为什么一个华尔街的偶像级人物编织了一张丝丝入扣的诈骗魔网,同时又欺骗了那么多无辜的受害者,涉案资金高达数百亿美元?为什么麦道夫的投资者违反投资原则,把所有的鸡蛋放进了一只篮子,甚至包括自己本来留给子孙的遗产也全部押了进去?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于麦道夫身上原本十分明显的警示信号置若罔闻?麦道夫的动机又是什么?是不是仅仅由于一个月出现亏损就促使他进行欺诈,向人们承诺虚假的回报呢?这一过程的转折点在哪里,不严格的商业操作行为和更为严重的职业背叛之间的道德红线出现在什么位置?麦道夫只是一个为了弥补错误的决策才那么做的好人,还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魔?是谁帮助他完成了这一旷世骗局,是他的家人,那些支持他的支线基金,还是监管机构的内部人士?在对冲基金行业中,是否还存在着其他的麦道夫?如果有,那么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把他们揭露出来或者阻止他们进一步犯罪呢?或许,这一惊天骗局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个积极的教训,即所有秘密运作的对冲基金都应该公开化,让它们置于广大公众的严密监督之下,这样像伯尼·麦道夫一样的大骗子将无所遁形,再也没有机会伤害无辜的投资者。

埃琳·E.阿维德兰
2009年6月

第一章 成长传奇

2008年12月11日,星期四,早晨8点刚过,联邦调查局探员西奥多·卡乔皮和一个同事来到曼哈顿东64大街133号门前。这是一个灰蒙蒙的早晨,在豪华建筑鳞次栉比的纽约上东区,这座建于“二战”前的12层建筑,从外表上看根本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里面则到处散发着浓烈的金钱气息。走过室外遮雨棚和大门,便进入了大堂,里面摆着很多皮质座椅和珍贵的兰花,豪华而又大方。虽然,其中的豪门住户并不想或者说不需要过于张扬自己的财力,但是他们的巨额财富和奢华生活已经跃然而出。过去,这座中央公园以东3个街区,位于列克星敦大街和派克大道之间的建筑就以其显赫的住户而名噪一时,其中包括大作家亨利·詹姆斯的后人。1927年,当这座大楼刚刚开始建设时,《纽约客》杂志便进行了充分报道。今天,大楼的住户都来自上流社会,从华尔街的商业巨子到满脸坏笑的《今日秀》著名节目主持人马特·劳埃尔,甚至包括几位亿万富翁。

卡乔皮和B. J. 康计划拜访的一对老夫妇是这座大楼的老住户,他们从1984年开始就住在这里了,当年在纽约地产大萧条时,女主人慧眼独具,购买了这里的大片地产。今天,两位联邦探员乘坐电梯来到了他们位于12A的顶层公寓,这套豪宅面积达1万平方英尺,现价800万美元。

来到门前,卡乔皮和B. J. 康并没有等待多久,主人便打开门,看来已经恭候多时了。联邦探员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纽约分局前一天晚上接到了令人费解的电话。12A男主人的两个儿子与政府官员取得了联系,告发父亲的不法行为。他们要求自己的律师与华尔街监管部门联系,监管部门则向纽约南区监察部门进行了汇报,监察部门又向FBI报了警。男主人的两位儿子情绪激动地做了陈述,声称他们的父亲伯纳德·劳伦斯·麦道夫这位华尔街巨擘是个大骗子。

整个事件完全就像一个笑话一样。卡乔皮不知道自己应该相信他们所说的哪些内容。犯罪嫌疑人的儿子举报说,他们的父亲诈骗了投资人和家人高达500亿美元的资金,甚至有可能更多。如果他们所述属实的话,那么居住在这所豪宅中的男主人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诈骗大师。但是,两位探员从电梯出来时,很难将这座富丽堂皇的顶层公寓与一位卑鄙的小偷和骗子联系起来。

开门的正是伯纳德·麦道夫,他穿着睡衣、拖鞋,披着淡蓝色的浴袍。然后,

他将两位探员请进了屋内。

“您知道我们为什么造访吗？”卡乔皮向麦道夫先生说道。“我们到这里来是为了澄清联邦调查局收到的蹊跷举报，希望您给我们一个能证明自己清白的解释。”因为已经进入屋内，所以他们语调很平和。

麦道夫先生顿了顿，然后说：“喔，根本不存在什么所谓清白的解释。”

麦道夫先生接着说，他两个儿子安德鲁和马克向执法部门举报的事情都是真的。他的投资顾问公司，位于市中心一座高档写字楼中，在他的经纪公司楼下运营所谓对冲基金，实际上是一个欺诈机构。他、他的弟弟，和其他远房亲属在1960年建立起来的伯纳德·L. 麦道夫投资证券公司是一个合法机构，但是那个对冲基金则是一个“谎言，一个执行庞氏计划的巨大诈骗机构”。

麦道夫说自己已经破产，他的客户们也已经身无分文。他一直管理的四千多客户的500亿美元资产已经消失殆尽。

这是令卡乔皮始料未及的，这意味着今天他又要有一大堆工作做了。他根本没有想到麦道夫先生会一口承认罪行，也没有想到要马上逮捕他。通常来说，此类高级罪犯会想方设法设置障碍，拒绝认罪。

但是，现在麦道夫却和盘托出，他坦白承认自己盗窃了家人、朋友、同事、客户等数百亿美元的资金，并在近1/4个世纪以来，一直欺骗他们和华尔街监管机构。至此，两位探员已别无选择。

卡乔皮说：“那么，你被捕了”。然后，他又向麦道夫阐明了他的权利。卡乔皮和B. J. 康带着麦道夫来到楼下与同事会合，然后一起押着这位华尔街昔日的传奇人物，驶向市中心的南区检察官办公室。卡乔皮乘坐了另外一辆车，他必须会见麦道夫的两个儿子，让他们发誓对自己父亲指控的有效性。指控书对安德鲁和马克采用了匿名方式，只是说在前一天晚上，麦道夫对“高级职员甲和高级职员乙”承认了犯罪事实。

其实，麦道夫承认犯罪是有其道理的。他很有可能已经意识到这一天终将到来，一旦儿子告发他进行证券欺诈，他就会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去州监狱服刑，或者去令人闻之色变的纽约瑞克斯岛监狱。他有可能符合保释或者监外执行的条件。如果真的被囚禁，麦道夫也可能在一所联邦监狱中服刑，那也会比州监狱舒服得多。这是他的律师艾拉·索尔金给他的建议。多年来，麦道夫以高薪聘请了索尔金，而索尔金也确实对得起自己的薪水。1992年，他曾经帮助麦道夫摆脱困境，而且事实上他们已经是老朋友了。

当天下午4时，在股市闭市后，道琼斯指数也完成了自己整整一天的高台跳水，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女主持人米歇尔·卡鲁索·卡夫雷拉，一位长着深棕色头发的漂亮女人，让华尔街“暂时放下你们手头的工作……伯纳德·

麦道夫被捕了”。华尔街昔日传奇性的中流砥柱轰然倒地。

伯纳德·麦道夫出生于“二战”前夕的1938年4月29日，是拉尔夫和西尔维亚·蒙特纳·麦道夫的第二个孩子。他在纽约市靠近大西洋的皇后区劳雷尔顿小镇长大。成年以后，他一直靠近海边居住。多年来，他和妻子鲁斯购买的住宅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华贵，但是除了位于曼哈顿的顶层豪华公寓以外，其他所有住宅离水边都仅仅一步之遥。

伯纳德和鲁斯夏天在长岛东端的蒙塔克一所海滨别墅度假，冬天则在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价值9400万美元的别墅生活，这所房子以前的主人是普利策家族。别墅周围长满了棕榈树、榕树和藤蔓植物，后院有一个形状不规则的游泳池。麦道夫一家很少分开生活，有时他们会在法国南部的安提贝海角的一个别墅里生活几个星期。对于来自劳雷尔顿的伯尼来说，这种优裕的生活是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和耗费数亿美元之后才变为现实的。

虽然麦道夫成了巨额财富的代名词，但是童年时他的家庭十分普通。20世纪40年代，当他还是个小男孩时，他所生活的劳雷尔顿小镇人口仅2.5万人，其中的很多人是移民，都希望出人头地或离开这个贫穷的地方。在很多方面，劳雷尔顿和美国其他中产阶级的小镇一样，只不过这里的居民既说意第绪语（Yiddish），又说英语，但是他们的英语带有浓重的地方口音。今天，劳雷尔顿依然以移民为主，空气中充斥着西印度群岛、海地或加勒比地区的语言、方言和口音。

1907年，伯尼·麦道夫的祖父母所罗门·麦道夫和罗思·麦道夫移民到美国生活。所罗门·麦道夫移居美国时使用的名字是戴维，他于1882年出生在普什德伯什，一个位于俄罗斯和奥匈帝国边境的小镇（现在属于捷克共和国）。罗斯出生于俄罗斯索普思科那。戴维和罗斯结婚以后，为了躲避沙皇俄国的专制统治，追求新的生活离开了自己的家乡。1907年5月11日，他们取道德国汉堡乘坐格拉夫瓦德西号游轮来到美国纽约。在入籍申请上，戴维登记的家人有自己的妻子和3个孩子亚伯拉罕、祖坎和布鲁卡，他们都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州。1913年，朱利叶斯·塞加尔和路易斯·施夫曼为麦道夫一家作见证并在他们的人籍申请上签了字。之后，此份申请被送至美国地方法院，此法院位于宾夕法尼亚州中部的斯克兰顿市。

戴维·麦道夫在自己的申请书中写道：“我自愿申请加入美国国籍，我声明完全和永远放弃对其他任何外国国王、君主、国家或政权，尤其是对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效忠和拥护。”1920年宾夕法尼亚州美国人口普查记录显示，麦道夫的祖父母将出生地填写为俄罗斯，母语是希伯来语。戴维的职业一栏是“工人”，

而罗斯没有工作,仅仅在家操持家务。

此后,戴维和罗斯在宾夕法尼亚州拉克万纳县又居住了几年。在那里,他们又有了第4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雷,然后移居纽约市。1930年人口调查时,他们居住在纽约布朗克斯区。这次,他们填写的出生地还是俄罗斯,但是后来又划掉了,改写为“华沙”,因为欧洲的版图发生了变化。

那时,戴维已经48岁了,职业改为裁缝,负责批量制衣。他们的第2个儿子祖坎,也就是伯尼·麦道夫的父亲,当时已经19岁,名字改为拉尔夫。他是一个从事首饰批发工作的经理的助理。

在经济大萧条期间,拉尔夫·麦道夫与西尔维亚·蒙特纳结婚,然后生下了3个孩子,桑德拉、伯纳德和皮特。西尔维亚的父母同样出身贫寒。他们分别出生于奥地利和罗马尼亚,也是后来移民到美国的。根据1930年曼哈顿人口普查记载,西尔维亚的父亲哈里经营着一所浴室。20世纪50年代,拉尔夫和西尔维亚搬到纽约皇后区劳雷尔顿定居。

尽管劳雷尔顿离繁华的曼哈顿地区非常近,但实际上很像一个与世隔绝的孤岛。伯尼小的时候,劳雷尔顿没有地铁站,所以不能很方便地使用纽约发达的交通网去往这座城市的5个区。这个小镇通往外界的唯一线路是长岛铁路大西洋支线。今天,劳雷尔顿的大部分地区都布满了公路网,路旁建起了很多商业区,呈现出半工业化景象。

但是,在伯尼·麦道夫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鲁斯·阿尔佩恩的童年时期,劳雷尔顿却呈现出浓重的田园风光。附近的法·洛克威海滩是一个休闲娱乐的好去处,那里的沙丘绵延甚广。麦道夫的一个同学卡罗尔·马斯顿回忆说,人们可以在那里纵马驰骋。这个地方后来改建成了艾德怀德机场的跑道,艾德怀德机场就是后来的约翰·F.肯尼迪国际机场。

麦道夫儿时的玩伴杰伊·波特努瓦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156小学上学的日子。他现在居住在纽约州萨拉托加泉,在接受本地报纸《萨拉托加人报》采访时,他回忆说,伯尼和最好的朋友艾略特曾经创办了一个名叫大乌鸦的社交俱乐部。他们甚至在自己的运动衫上印上了俱乐部的徽标。波特努瓦说:“这个俱乐部是一个专门针对我们那个年龄段的组织。当时,还有一个反潮流的俱乐部……叫做马加比家族,我还是它的早期会员之一。”两个俱乐部都在156公立小学对面的劳雷尔顿犹太中心举行聚会。马加比家族主要由犹太人组成;相比之下大乌鸦俱乐部的会员则更加复杂,既有犹太人又有其他种族的人。

1951年秋,波特努瓦被邀请加入大乌鸦俱乐部。当他接到邀请时有些诧异,但是还是非常热情地加入了。他解释说:“因为集会场所总是选在犹太教堂,所以参加集会的犹太人总是比非犹太人多。因此,他们很有理由证明自己是一